

纯品书 | 挖掘文字性灵、唯美的终极品质
倡导阅读自然、纯粹的贵族品味

纯品

清
新
典
藏
版

朱自清等著



散文

散文是最自由的灵魂
无拘无束
形散而神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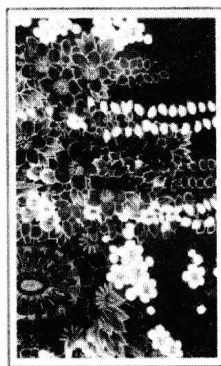
鲁迅	秋夜
周作人	生活之艺术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巴金	怀念萧珊
丰子恺	渐
林语堂	人生的乐趣
老舍	又是一年芳草绿
叶圣陶	两法师
余光中	猛虎和蔷薇
余秋雨	废墟
理查德·杰弗理	夏日芳草
叶芝	最后的吟游诗人
惠特曼	海边幻想
加缪	生之爱
川端康成	花未眠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纯
品

清新典藏版



朱自清等著

散文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纯品散文/朱自清等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10

ISBN 978—7—5354—5240—5

I. 纯… II. 朱… III. 散文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41332 号

责任编辑:秦文苑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异一设计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本:720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27.75 插页:1

版次: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8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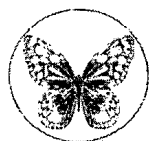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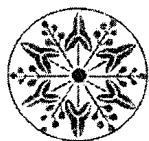
001	会唱歌的夜莺	[法] 米什莱
004	悼念乔治·桑	[法] 雨 果
006	星辰	[法] 都 德
010	箭手	[法] 罗曼·罗兰
013	返航	[法] 纪 德
016	人生可笑又滑稽	[法] 蒙 田
019	生之爱	[法] 加 缪
022	圣皮埃尔岛上的欢乐	[法] 卢 梭
029	爱(节选)	[美] 爱默生
035	冬日漫步	[美] 梭 罗
046	海边幻想	[美] 惠特曼
047	《宽容》序	[美] 房 龙
05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 海伦·凯勒
056	尽善尽美	[美] 奥里森·马尔腾
058	妻子	[美] 华盛顿·欧文
064	蜉蝣	[美] 富兰克林
066	门	[美] 克里斯托弗·莫利
068	英国人灵魂的竟象	[美] 乔治·桑塔雅那
070	我没有鞋 他却没有脚	[美] 卡耐基
072	是天堂,也是地狱	[美] 洛克菲勒
075	独立宣言	[美] 托马斯·杰斐逊





078	怨歌	[英] 乔 叟
080	谈读书	[英] 培 根
081	论老之将至	[英] 罗 素
084	蜘蛛的智慧	[英] 奥·哥尔斯密
087	致芳妮·布劳恩	[英] 约翰·济慈
090	尼亚加拉大瀑布	[英] 狄更斯
092	与书为伴	[英] 塞缪尔·斯迈尔斯
093	最后的吟游诗人	[爱尔兰] 叶 芝
098	文化的困境	[英] 福斯特
101	射象	[英] 乔治·奥威尔
106	名誉	[德] 叔本华
110	我的人生信念	[德] 托马斯·曼
114	伟大的渴望	[德] 尼 采
117	优哉游哉	[德] 海因里希·伯尔
120	你们不要忘记翠鸟的名字	[德] 克里斯蒂娜·布吕克纳
123	生活是美好的	[俄] 契诃夫
125	乡村	[俄] 屠格涅夫
127	爱之路	[俄] 屠格涅夫
131	最温柔的一刻	[苏联] 高尔基
134	山口	[苏联] 伊凡·蒲宁
137	期待	[苏联] 邦达列夫
140	文鸟	[日] 夏目漱石
150	断崖	[日] 德富芦花
153	大川的水	[日] 芥川龙之介
157	花未眠	[日] 川端康成
159	要活在巨大的希望中	[日] 池田大作
161	一片叶子	[日] 东山魁夷
163	笔记	[意大利] 达·芬奇

166	苏格拉底的申辩	[古希腊] 柏拉图
169	光荣的荆棘路	[丹麦] 安徒生
173	人生	[丹麦] 勃兰兑斯
176	坐在黄昏时的轻便马车里	[波兰] 米诺兹
177	世间最美的坟墓	[奥地利] 茨威格
179	郁金香	[墨西哥] 玛丽娅·恩里凯达
184	书	[阿根廷] 博尔赫斯
191	所有的小径都通向山顶	[印度] 奥修
193	爱的生命·歌	[黎巴嫩] 纪伯伦
198	风筝	鲁迅
200	生活之艺术	周作人
202	故乡的野菜	周作人
204	我的母亲	胡适
207	我所知道的康桥	徐志摩
214	绿	朱自清
216	爱尔克的灯光	巴金
219	怀念萧珊	巴金
227	偶像破坏论	陈独秀
229	五月的北平	张恨水
232	给傅聪	傅雷
235	渐	丰子恺
238	人生的乐趣	林语堂
242	又是一年芳草绿	老舍
245	两法师	叶圣陶
250	男人	梁实秋
252	一个人在途上	郁达夫
256	最苦与最乐	梁启超
258	海滨故人	庐隐





292	忆白石老人	艾 青
297	今	李大钊
300	论快乐	钱钟书
303	可以预约的雪	林清玄
305	八十述怀	季羡林
308	九一八致弟弟书	萧 红
312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333	猛虎和蔷薇	余光中
336	一只木屐	冰 心
338	绮色佳	冰 心
340	写给生命	席慕容
344	三棵树	苏 童
346	悼志摩	林徽因
351	心灵花园	梁晓声
354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357	“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李 敖
360	父子情	舒 乙
363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368	囚绿记	陆 蠡
370	最初的晚餐	陈忠实
372	白发	冯骥才
374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迟子建
376	丑石	贾平凹
378	可爱的中国（节选）	方志敏
382	生命壮歌	秦 牧
385	性而上的迷失	韩少功
394	爱	周国平
398	我很重要	毕淑敏

401	茶花赋	杨朔
403	邈元的绝响	余秋雨
419	废墟	余秋雨
422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
430	读沧海	刘再复
433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会唱歌的夜莺

[法] 米什莱

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作家。主要学术著作有《法国史》、《罗马史》，另有《鸟》、《昆虫》等科学小品。

从前那个著名的克莱尔草地，就是今天的圣·日耳曼市场^①。大家都知道，每逢礼拜天这里是巴黎的鸟市。这地方名目繁多，非常有趣。可以说这是一所占地辽阔、经常更新的动物园，堪称法国鸟类学方面的、活动的、饶有兴味的博物名苑。

此外，这么一个拍卖捕获动物的去处，许多飞禽不免总强烈地表现出一种被囚禁的味儿。这些鸟儿像奴隶似的被商人们陈列售卖，百般夸耀，令人想起东方的那些奴隶市场^②。这些长着翅膀的奴隶，尽管不懂我们的语言，却也流露出多少奴隶的哀愁：其中有些固然天性温驯；但是也有些神气郁郁寡欢，总是在渴望自由。还有一些鸟儿看上去仿佛在跟你招呼，示意过客停步，好把它们买去。它们只求能有个好主人。不知有多少回我们看到一只聪明的金翅鸟，或是一只娇态可掬的红颈鸟儿，凄楚地凝望着我们，那眼神里分明在说：“请买下我，好吧。”

今年夏天，有个礼拜日，我们到那里参观。这可是一次永远也忘记不了的参观。

这一天，在这座市场上鸟儿中，最漂亮的要数一只黄莺了，人们把这位珍贵的鸟中艺术家像一颗无双的宝石似的特别给放在架子上其他所有鸟笼上方。它轻盈而妩媚地飞舞着，光艳动人。经过长期驯养之后，它好像已经习惯于幽禁生活了，毫无怨怼，处处给人以温馨愉悦之感。这显然是一个美丽尤物，轻歌曼舞，通体谐和，我看到它在跳跃，简直就像听见它在歌唱似的。

① 此文作于1855年，当时这个市场已不存在。

② 影射当时某些伊斯兰国家还有奴隶市场。

在它的下方，一只寒碜可怜、极其狭小的笼子里，杂沓凌乱地拥挤着六只体型大小不同的鸟儿。有人让我审视其中一个我简直分辨不清的囚徒，这就是今天早上刚刚捉到的夜莺。卖鸟儿的玩弄诡计，把新来的俘虏放在一群愉快的、久已习惯于幽禁的小小奴隶中间。这些小鸛鸛本来就是生在笼子里的，出生还没有多久呢。我想，那商贩总是仔细盘算过，当夜莺看到周围这份天真的欢乐情趣时，兴许会忘记它自身无数的烦忧吧。

这种悲怆肯定远远比用眼泪表达出来的任何忧愁更加动人。无言的悲哀深深地藏在心中，但愿永远是黑暗一片。它缩在笼子深处的阴影里，一只小食槽半掩住身子，羽毛贲张，双目紧闭。那群得宠的、喧腾的小家伙在又调皮又鲁莽地嬉闹，推推搡搡，碰撞着它，可是它总是一动不动，连眼睛也不睁开。显然，它不想看，也不想听，不肯吃食也不自慰。我感觉到这种自愿与世隔绝的状态正是它在极度痛苦中的一种“力求解脱”，它仿佛蓄意自戕。它在精神上迎接死亡，尽可能地闭目塞听，屏气静息地死去。

你该注意到在这种状态中，它却毫无怨恨、辛酸或愤怒之情，一点也不像它的邻居，那位暴躁的燕雀挣扎得那样猛烈，那样难过。甚至那些幼稚无知的小鸟儿，对它既不关心也不尊敬，往往冲压到它身上，但这并不会使它表现出任何不耐烦的容色。它显然在说：“对于已经死去的，这又有什么呢？”尽管它双目紧闭，我仍然看得出它的心思。我感觉到一位艺术家的洋溢着温馨和光辉的灵魂，对于世俗的野蛮，命运的坎坷，既不恼恨，也不峻拒。

怎么不能称它为艺术家呢？它具有人类所罕见的高雅风格，一切艺术家的品质，优点缺点在它身上都十分丰富。它既孤僻又惧怕，多疑，然而并不狡猾。它不顾自身安全，老爱单独外出，到处遨游。它嫉妒得要命，在这方面堪与燕雀比拟。从前有一个历史学家在描写它时写道：“它纵声高唱。”它挺得意地百啭娇啼，它最爱定居在有回声的地方，以聆听并时时予以应答。人们看到它在囚禁中烦躁不堪，时而白天久久睡眠，做着激动的梦，时而又挣扎，提防，力求摆脱。它的神经痛，还有癫痫老是发作，纠缠无已。

它仁慈，但也很凶猛。我来说明，对于弱小，它的心是温柔的：如果你把一些孤儿交付给它，它会负责关怀，时刻放在心上，它即使是雄性又已年迈，但却会像妇女那样，哺育并仔细照料幼稚，无微不至。可另一方面它对猎获物却极其凶残，贪婪而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在它心中燃起的火一般的热情几乎总是使它保持消瘦，并使它感到需要新奇；这也是人们容易捕捉到它的原因之一。一清早，特别是四五月间的早上，当它唱了一夜的歌之后，猎人只要装上个套子就能捉到。黎明时分，它精疲力竭，既虚弱又贪食，常常盲目地扑向诱饵。它很好奇；这样，为了想看到一些新的东西，它自己反倒上了钩。

一旦捉住，若是你不注意把它的翅膀扎起，或者不把笼子蒙好，外面护上厚

棉垫，它准会惊悸得乱蹦乱跳而死。

这种剧烈行动不过是表面现象。它的内心却特别柔和而驯良；正是如此才使它高尚其志，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它不但最富灵感，而且还最有教养，最文明，也最勤劳。

你瞧，这些幼雏团团围住它们的父亲，注意听它说话，求长进，练嗓音，一点一点地纠正错误，改掉开蒙时刺耳的腔调，使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起来，这个场面多么动人！

你看到它在自学中成长起来，比拟，提高自己，慢慢地怪得意地在讲述新的题目，何等有趣！这份毅力，这份认真，出于对艺术的崇敬和一种内心的虔诚，这正是艺术家的品德，它神圣的加冕礼，这使它卓尔不群，不屑与那班虚伪的率尔操觚者为伍。那些无意识的呓语，絮絮叨叨，不过是大自然的回声罢了。

那么，爱情和阳光大概都是它的起点吧，艺术本身以及爱美，虽然仅仅隐约可见，但却强烈地令人感到，都是滋润它心灵的第二甘泉，并予它以清新气息。一旦向无穷开放之后，其发展是无限的。

艺术家的真正伟大之处，乃是超越他的对象，乃是做出比自己所想做的更多的东西，那完全是另外的东西，超过了原来的目标，超过了可能，并看到更加遥远的彼岸。

伟大的悲哀，无尽的烦忧之源就在这里，为他从来不曾有过的不幸而哭泣的可笑的崇高也来自这里。别的禽鸟不禁为之震惊，有时会询问它心里揣想着什么，有何愁思。它快乐而自由地呆在树林里，只是在岑寂中歌唱我的俘虏以回答他们：

Lascia ch'io pianga!①

徐知免 译

① 任我悲吟！

悼念乔治·桑

[法] 雨 果

雨果（1802—1885），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代表作有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九三年》，
诗集《颂诗集》和剧本《爱尔那尼》等。

我为一位死者哭泣，我向这位不朽者致敬。

昔日我曾爱慕过她，钦佩过她，崇敬过她，而今，在死神带来的庄严肃穆之中，我出神地凝视着她。

我祝贺她，因为她所做的是伟大的；我感激她，因为她所做的是美好的。我记得，曾经有一天，我给她写过这样的话：“感谢您，您的灵魂是如此伟大。”

难道说我们真的失去她了吗？

不。

那些高大的身影虽然与世长辞，然而他们并未真正消失。远非如此，人们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自我完成。他们在某种形式下消失了，但是在另一种形式中犹然可见。这真是崇高的变容。

人类的躯体乃是一种遮掩。它能将神化的真正面貌——思想——遮掩起来。乔治·桑就是一种思想，她从肉体中超脱出来，自由自在，虽死犹生，永垂不朽。啊，自由的女神！

乔治·桑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他的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伟大的女性。

在本世纪，法国革命的结束与人类革命的开始都是顺乎天理的，男女平等作为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一部分。一个伟大的女性是必不可少的。妇女应该显示出，她们不仅保持天使般的秉性，而且还具有我们男子的才华。她们不仅应有强韧的力量，也要不失其温柔的秉性。乔治·桑就是这类女性的典范。

当法兰西遭到人们的凌辱时，完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为她争光载誉。乔治·桑永远是本世纪的光荣，永远是我们法兰西的骄傲。这位荣誉等身的女性是

完美无缺的。她像巴贝斯^①一样有着一颗伟大的心；她像巴尔扎克一样有着伟大的精神；她像拉马丁一样有着伟大的灵魂。在她身上不乏诗才。在加里波第^②曾创造过奇迹的时代里，乔治·桑留下了无数杰作佳品。

列举她的杰作显然是毫无必要的，重复大众的记忆又有何益？她的那些杰作的伟力概括起来就是“善良”二字。乔治·桑确实是善良的，当然她也招来某些人的仇视。崇敬总是有它的对立面的，这就是仇恨。有人狂热崇拜，也有人恶意辱骂。仇恨与辱骂正好表现人们的反对，或者不妨说它说明了人们的赞同——反对者的叫骂往往会被后人视为一种赞美之辞。谁戴桂冠谁就招打，这是一条规律，咒骂的低劣正衬出欢呼的高尚。

像乔治·桑这样的人物，可谓公开的行善者，他们离别了我们，而几乎是在离逝的同时，人们在他们留下的似乎空荡荡的位子上发现新的进步已经出现。

每当人间的伟人逝世之时，我们都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降临了。

大地与苍穹都有阴晴圆缺。但是，这人间与那天上一样，消失之后就是再现。一个像火炬那样的男人或女子，在这种形式下熄灭了，在思想的形式下又复燃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熄灭了的，其实是永远不会熄灭。这火炬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光彩夺目，从此它组成文明的一部分，从而屹立在人类无限的光明之列，并将增添文明的光芒。健康的革命之风吹动着这支火炬，并使它成为燎原之势，越烧越旺，那神秘的吹拂熄灭了虚假的光亮，却增添了真正的光明。

劳动者离去了，但他的劳动成果留了下来。

埃德加·基内逝世了，但是他的高深的哲学却越出了他的坟墓，居高临下劝告着人们。米谢莱去世了，可在他的身后，记载着未来的史册却在高高耸起。乔治·桑虽然与我们永别了，但她留给我们以女权，充分显示出妇女有着不可抹煞的天才。正由于这样，革命才得以完全。让我们为死者哭泣吧，但是我们在看到他们的业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业，得益于颇可引以为豪的先驱者的英灵精神，必定会随之而来。一切真理、一切正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振翅搏击的响声。

让我们接受这些卓绝的死者离别我们时所遗赠的一切！让我们去迎接未来！让我们在静静的沉思中，向那些伟大的离别者为我们预言将要到来的伟大女性致敬！

姚 远 译

^① 巴贝斯（1809—1870），法国著名政治家。

^②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星 辰

[法] 都 德

都德（1840—1897），法国作家。以短篇小说及描写法国南方风光的故事闻名于世。《最后一课》是世界性名篇，强烈地反映了法国爱国主义的感情。

在吕贝龙山上看牲口那阵儿，我整整几个星期看不见人影儿，就我的狗拉布里和我那些绵羊伴着我独自守在牧场里。于尔山上的隐修教士偶尔打那儿过去采药草，不然我就望见皮埃蒙特某个烧炭人那张黑不溜秋的脸；不过那都是些天真汉，因孤独而沉默，早已失去开口的兴趣，对山下城里乡间所谈的事儿也都一无所知。所以，每隔十五天，当我从山路上听见我们农场给我送半个月口粮来的那头骡子脖子上的铃铛声，当我看见从山坡上渐渐露出农场学徒小米亚罗那生气勃勃的面容或诺拉德老婶子那橙黄色的头巾，我可真快活得了不得。我催着来人给我说说山下的本乡新闻，洗礼啦，婚礼啦；但我特别留神的是探听方圆十里之内的绝色美人、我东家的闺女、我们的斯黛芳妮特小姐的动静。我看起来对她不太注意，只是问问她晚上是不是常去跳舞，常去聊天，是不是总有新的角色来向她献殷勤；倘若人家问我这类事儿对我这个山上可怜的牧羊人可能引起什么麻烦，我就回答说已经二十岁了，这位斯黛芳妮特正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可心的姑娘。

偏偏有个星期日，我等着半个月口粮，这口粮正巧很晚才到。早上我心里嘀咕：“这准是让大弥撒给耽误了。”后来快中午时来了一阵大雷雨，我思量着路上不好走，骡子怕是起不了程。临了儿，快三点钟光景，晴空一碧万顷，青山闪耀着水光与阳光，我竟从滴水的叶丛与涨水的小河中间听见骡子脖子上的铃铛声，这铃铛声就像复活节齐鸣的大排钟声那么欢快，那么轻盈。不过这回骑骡子的可不是小米亚罗，也不是老诺拉德，而是……你们猜是谁！……居然是我们的小姐，孩子们！我们的小姐亲自端坐在柳筐中间，脸上因山间的清风与雷雨的凉意而泛出红晕。

小伙计病倒了，诺拉德婶子往孩子家度假去了。斯黛芳妮特这位美人把这档

子事儿都告诉了我，一边下了骡子，还说她迷了路，所以来迟了；可是瞧她这么漂亮的节日盛装，这花饰带，这鲜艳夺目的裙子与花边，她看上去与其说在灌木丛中寻过路，不如说因跳舞而迟到了。啊，娇小可爱的姑娘！我目不转睛，百看不厌。我可真从来没这么近地端详过她。冬天，当羊群下到平原上，当我黄昏回农场用晚餐，她偶尔匆匆穿过餐厅，不大对仆人说话，每每凝妆盛服，显得有点儿高傲……而此刻她就在我的面前，又恰恰为我而来，怎不叫人如醉如痴，不知所措呢？

一从筐里拿出口粮，斯黛芳妮特就好奇地往四周环顾起来。她稍微撩起她那条或许会沾上污痕的绚丽而显出节日色彩的长裙，走进围栅，有心观察我栖身的那个角落，那铺着麦秸，盖着羊皮的秣槽，挂在墙上的我那顶又大又短的斗篷，我那根牧羊棍，我那支火石枪。那一切她都看得津津有味。

“那么，你就住在这儿，我可怜的牧羊人？总是孤零零一个人，你该觉得多么惆怅呀！你都干什么呢？你都想什么呢？……”

我巴不得回答她，“我想的正是你，东家小姐”，又没法儿撒谎；我窘得简直无地自容，连一句话也说不了。我料定她觉察出我的困境，这个促狭鬼偏拿调皮话来开玩笑，害得我越发尴尬：

“你的情人有时上来看你吗，牧羊人？……她准是金羊姑娘或那位只是在山峰上飘然而去的仙女艾丝苔蕾尔……”

正是她自己，在对我说话的时候，仰起头，露出妩媚的笑容，又行色匆匆，化来访为显圣，看上去才真像仙女艾丝苔蕾尔呢。

“别了，牧羊人。”

“再见，东家小姐。”

她于是带着空筐儿踏上了归程。

当她消失在斜坡的小路上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滚动在骡子四蹄下的石子儿一颗一颗地坠落在我的心上。我长久地，长久地听见那些石子儿滚动的声音；直到黄昏我依然像没有睡醒似的，不敢动弹，生怕惊破我的美梦。傍晚，当谷底显得苍郁起来，羊群拥挤着叫唤着回围栅的时候，我忽然听到有人从斜坡上叫我，只见我们的小姐来了，可不像刚才那么笑容可掬，正因浑身湿透、又冷又怕而直打哆嗦。看来她在山坡脚下发现索格河因暴雨而涨水，竟不顾一切，打算过去，险些葬身鱼腹。令人难受的是，在这黑灯瞎火的时刻，再也打不得回农场的主意，因为抄近道，我们的小姐一个人恐怕怎么也找不到路，而我呢，偏又不能丢下羊群。一想到只能在山上过夜，她就十分不安，尤其因为她的亲人不放心。我尽力让她安下心来：

“七月夜短，东家小姐……难熬也就一会儿工夫。”

我赶紧点起一堆大火，烘干她的双脚，烘干她那浸透了索格河水的裙子。然

后我在她面前摆上羊奶和软干酪，可怜的少女却不想取暖，也不想进食，看着她那一颗颗大泪珠纷纷夺眶而出，我也禁不住要掉下泪来。

可是夜幕完全降临了。只在山脊上剩下一缕斜晖，一片如烟的残照。我巴望我们的小姐进围栅去休息。往新麦秸上铺了一张全新的好羊皮，向她祝了晚安，我退出去坐在门口……上帝是我的见证：虽然爱的烈火就要烧干我的血，我却没动任何邪心；想到在围栅的一角，在看着她入睡的好奇羊群旁边，我东家的闺女，——宛如一只比所有羊都更可贵更清白的羊，——正在安眠，并把自己交给我照管，我只感到一种崇高的自豪。我觉得天空从来没有这么高，星星也从来没有这么亮……忽然，围栅门开了，美人斯黛芳妮特出现了。她无法入眠。羊群不是因搅动而使麦秸沙沙作响，就是在梦中叫出声来。看见她出来了，我就往她的肩上盖上我的山羊皮，再拨了拨篝火，我们紧挨着坐在一起，不说话儿。你若曾经露过宿，你准知道，当我们酣然入梦的时候，有个神秘的世界正在孤独与寂静中苏醒。这时泉水的歌声格外清脆，池塘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山上的所有精灵纷纷自由来往；空中有一阵阵极细微的窸窣窸窣声，你好像听得出树枝在变大，野草在生长。白天是人的世界，夜间可是物的世界。当你还没这个习惯的时候，那可真吓人……所以，一听见最细微的声音，我们的小姐就浑身直打哆嗦，尽往我身上偎。有一回，从下面闪闪发光的池塘里传出的一阵凄凉而长的叫声向我们飘荡而来。同时，有颗美丽的流星往同一个方向从我们头上掠过，仿佛我们刚刚听见的那阵哀鸣声自己闪出一道光似的。

“这是怎么回事儿？”斯黛芳妮特轻声问我。

“有个灵魂进了天堂，东家小姐。”我画了个十字。

她也画了个十字，抬起头来，凝神思索了一会儿，又问我：“那么，牧羊人，你们这些人果真都是些巫师？”

“根本不是，我们的小姐。不过在这儿我们住得更靠近星星，星空里发生的事儿我们比平原上的人们更了解罢了。”

她宛如天堂里的牧童那样裹着羊皮，手托起脸，一直仰望着天空。

“有多少颗星啊！多好看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你都说得它们的名字吗，牧羊人？”

“是啊，东家小姐……瞧！我们的上空，这正是‘圣雅克路’（银河），从法兰西直通西班牙，当年加利西亚的圣雅克在勇敢的查理曼跟撒拉逊人交战时标出来给他指路的。过去些，您就看见那带有四根光芒四射的车轴的‘灵魂车’（大熊星座）。打头阵的那三颗星就是‘三牲口’，紧靠着第三颗的那小小的星就是‘赶车人’。您看见那雨点般往下落的星星周围吗？那都是上帝不肯收容的灵魂……稍微往下一点儿，这是‘靶子’或‘三王’（猎户座）。它给我们这些人当钟用。只消望上一眼，我就知道这会儿已经过了半夜了。再往下一点儿，一直向

南，‘米兰的约翰’这星辰的火炬（天狼星）正闪耀着光芒。关于这颗星，牧羊人总讲起这么个故事：据说有天夜里，‘米兰的约翰’，跟‘三王’和‘小鸡笼’（昴星团）一起应邀去参加一位星星朋友的婚礼节。‘小鸡笼’等不住，头里先从上方的路走了。您瞧它，那上头，天空的极深处。‘三王’从下方笔直走，赶上了它；可是‘米兰的约翰’这个醒得太迟的懒虫完全落后了，竟发起火儿来，把棍子扔过去，想拦住‘三王’。所以‘三王’又叫做‘米兰的约翰的棍子’……不过所有星星中最好看的，东家小姐，还是我们的那颗，就是黎明我们放羊出去时照着我们，黄昏我们赶羊回来时也照着我们的那颗‘牧羊人星’。我们又叫它‘玛格洛娜’，这美丽的‘玛格洛娜’追求着‘普罗旺斯的皮埃尔’（土星），每隔七年就和它结婚。”

“怎么！牧羊人，难道还有星星间的婚事？”

“是啊，东家小姐。”

当我尽力向她说明这类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个细嫩而微凉的东西轻轻地压到我的肩上来。原来是她那昏沉欲睡的脑袋正随着饰带、花边与波浪式髻发那动听的沙沙声向我靠来。她就这样安然不动，一直偎依到天上的繁星黯然失色，因曙光升起而隐没的时候。我呀，我看着她悄然入睡，内心深处未免有点儿神魂摇荡，但我受到这从来只带给我美好思想的明朗的星夜的神圣的保佑。在我们的四周，像一大群羊那么驯良的繁星继续无声地运行；我时而想象这繁星中最娇小最灿烂的一颗正因迷路而停落到我的肩上来安眠……

张秋红 译